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真夢
第三十三回 懺宿冤吁佛拯呆蟠 踐成約會真挈婆史

話說寶玉黛玉同至瀟湘館降乩，正值大觀園中姊妹們新製了玻璃圍屏，滿擺著菊花，在那裡起詩社賞菊。寶玉黛玉看了一回都很高興，照著他們分的題，拈的韻，各自做詩，從乩筏上寫了出來。那時天近黃昏，菊花屏裡的彩燈已都點上，花光燈影，燦若雲霞。湘雲尚要黛玉做篇長古，以記今日勝集。黛玉瞧著牆上釘的那首詩稿，想要自己疊韻，已想了一兩句，尚在吟哦。寶玉道：「天不早了，老太太還等著呢！好妹妹，咱們家去罷。」見黛玉不走，又再三的央及。黛玉沒法子，只可留字別了眾人，和他一同回去。一時到了赤霞宮，便同至賈母處。賈母正和賈夫人、鳳姐、尤二姐、迎春五個人鬥紙牌，鴛鴦在旁幫賈母看著。正要鬥出一張牌，不知鬥那張好，在那裡仔細拈對。迎春一抬頭，瞧見寶黛二人走進來，便笑道：「寶兄弟，你們回來的真快。家裡都好罷？」黛玉笑道：「急著要去也是他，到了那裡又急著要回來。我瞧那屋裡都掌上燈，天也是不早了，走到半路上，那知還帶著太陽呢。」賈夫人道：「你們家去，都見著了麼？」寶玉道：「只見著詩社裡幾個姊妹，也沒得說話。他們正在園裡賞菊花做詩，迫著我們也做了。我怕老太太惦記，趕著回來的。」黛玉又誇贊他們做的菊花燈屏如何精緻。迎春道：「他們真會玩，多半是雲妹妹想的主意，別人也沒這種閒心思。」

「賈母聽見，搭話道：『雲丫頭怪可憐的！單另另沒法子過，搬在咱們家裡。他住在那兒呢？』」黛玉道：「他跟著四妹妹住在櫳翠庵，他們姐妹倆倒說得來，也是緣法。」賈母道：「四丫頭小小年紀，怎麼要到庵裡去住？正該說個婆婆家才對。」迎春道：「四妹妹的脾氣各別，早已就羨慕妙師父，如今真頂了妙師父的缺了。」賈母又問道：「家裡有什麼事沒有？」黛玉道：「聽說老爺升了尚書，蘭哥兒進了軍機，這都是大喜的事。那抄咱們家的趙堂官，父子都下在刑部監了。」賈母念了一聲佛道：「世界上真有報應。」說著，仍舊瞧著手上的牌，道：「這二索怎麼能鬥呢，一斗出去，姑太太就滿了。」鴛鴦又替搬動一回，另打了一張閒牌。

賈母還是有一搭沒一搭的和寶黛二人說話，一時又道：「寶玉，你出來也這麼久了，既到了家，為什麼不見見你老爺太太？」寶玉笑道：「到了那裡，土地爺早已拄著拐棍在儀門外頭候著，一直就領著往瀟湘館去做詩，那容我們往上房去呢。」

倒是在那裡見著蕙兒了。」賈母道：「蕙哥兒好玩罷，也該懂事了。」黛玉道：「那孩子真聰明，我見他巴在乩壇旁邊，眼裡瞧我們寫字，還不斷的和秋紋說話。雖是小孩子話，也有些道理，將來一定是有出息的。」賈母道：「你們餓了罷？」黛玉道：「他們供的重陽花糕我吃了點了。」鳳姐道：「敢則今兒是重陽！咱們一天到晚不知忙些什麼，把節也混忘了。蒸花糕是來不及，回頭叫廚房裡提另弄點吃食，或是來個菊花鍋子應應景罷。」賈母笑道：「就是風丫頭嘴饞，也不說咱們怎麼賞菊花，一想就想到吃食上去了。」鳳姐笑道：「是我嘴饞，等一會吃食來了，老祖宗和大家都別吃，讓我一個人吃個痛快。」

「寶玉笑道：『我一定不吃你的。』」大家笑了一回。寶玉黛玉正要退下，鳳姐道：「林妹妹，我這裡走不開，勞你駕，叫他們給老太太預備點應節的吃食，我也跟著沾沾光。」黛玉笑道：「我可不大在行，叫他們開出單子來，你隨便挑罷。」當下走至外屋，便叫侍女們吩咐一番，自同寶玉回至留春院。

原來會真園落成之後，賈母帶了賈夫人和眾姐妹也逛了兩天。山上的延青閣、水中的小瓊華都逛到了。賈母向來愛逛園子，自甚歡喜。那晚上，便和寶黛二人說道：「園子是要有人住。家裡的園子，從前你們住著，有多麼好；後來空著，就生出好些鬼話。你們明兒還是搬到園子裡住去罷。」寶玉本有此意，次日便同黛玉入園去，看著侍女們佈置一番。過兩天就回了賈母，搬進園中居住。寶黛夫婦帶了晴雯紫鵑都住在留春院，金釧兒和芳官藕官住在湘春館，麝月四兒住在蘅香苑，那兩處寶玉也隨便歇息。賈母因園中太空，吩咐各處坐落都撥些侍女常川照管。又接了妙玉住在金粟庵，香菱住在瑤林仙館。又命迎春搬至舊月。鳳姐尤二姐也搬在護春堂的偏院，取其離賈母上房較近。登時園中便熱鬧起來。只賈夫人來時，仍舊和賈母同住。

那太虛幻境的花木，本來是四時不斷，八節長春。園內結構又好，各種花樹全是整片成林的。舊月的梅花，金粟庵的桂花，比起大觀園來，多了好幾倍。此外還有牡丹亭、芍藥園、茶蘼院、芙蓉洲，各擅其勝。寶玉還嫌美中不足，又添種了許多奇花異卉。真是蓬壺天地，錦繡園林。丫環中如晴雯金釧兒，都是喜歡玩耍的。芳官、藕官、四兒年紀較小，更是天真爛漫。

又有一般侍女們也是好玩的居多，每日聚在一起，不是尋花鬥草，便是品竹調絲，有時還要打鞦韆、捉迷藏，做種種遊戲，那肯在屋裡悶著。

那天寶玉黛玉回來，見留春院內房櫳靜悄，不聞人聲。行至抱廈，只見紫鵑出來迎接，寶玉問道：「晴雯上那裡去了？」紫鵑道：「剛才金釧兒和芳官來這裡，拉我們出去划船玩。我說二爺和姑娘就要家來的，攔他們別去，那裡肯聽，此刻多半在船上呢。」寶玉道：「你們出去玩玩也好，省得在家裡悶出病來。」黛玉道：「倒是他們玩的對了，今兒虧得紫鵑沒出去，若都去了，這裡可交給誰呢？」紫鵑道：「姑娘這回去，和寶姑娘三姑娘他們都見面了麼？」黛玉道：「傻丫頭，我們去降乩，又不是托夢。見著他們也是裝啞叭，還不是和沒見一樣麼？只做了一會詩，便回來了。」紫鵑笑道：「那有多們憋悶喲！我就是忘不了那瀟湘館，還是那個樣兒麼？」黛玉道：「今兒就在瀟湘館做詩，那房子那會改樣兒。他們可著屋子安了玻璃屏風，把菊花擺在屏風裡，還做了好些菊花燈，倒很有趣。」

「紫鵑道：『姑娘在家裡的時候，也起過『菊花社』，還沒有這樣玩過呢！』」黛玉道：「我那年把那些詩稿都燒了，那知還有沒燒掉的，被他們檢出來釘在那裡，我恨不能搶過來撕了！」

「寶玉道：『那又何必呢，你那些詩我都記得，已經默出一本來。就撕了，也是白饒。』」黛玉瞅著寶玉道：「你真多事，可不許拿出去給人瞧。若有一個人瞧見，我非燒掉了不可！」說著，覺得有些乏，便在炕上躺躺。寶玉道：「好妹妹別睡，咱們看他們划船去。」黛玉嗤的一聲笑道：「天都黑了，還划的什麼船。你要去自己去罷，也沒見過你這沒正經的，一時一刻也坐不住。」寶玉道：「這時候正好看晚霞新月呢，好妹妹出去玩玩。你不去，我一個人去有什麼意思。」又千妹妹萬妹妹的央及，黛玉笑道：「他們不是人麼？老磨著我做什麼。」

正說著，晴雯、麝月、金釧兒都從前院進來，說道：「二爺二奶奶回來，我們也沒接著。」晴雯道：「我早就要回來，偏是芳官這蹄子划著船唱什麼『賞荷』，大家都聽住了。」金釧兒道：「剛才在船上瞧那晚霞，也有紅的，也有黃的，也有紫的藍的，照在碧綠的水裡，才好看呢！可惜二爺回來晚了。」

「黛玉道：『他心心意意的要找你們去。我說天晚了，划船的也要歇著，他還不信呢！可巧你們就回來了。』」寶玉道：「芳官呢？」晴雯道：「這蹄子真是個飯桶，在船上只嚷餓，此刻到湘春館找吃的去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快些告訴他不要多吃，餓過了頭，再吃猛了要受病的。」

一時珊瑚走進來道：「老太太等二爺二奶奶擺飯呢。」寶黛二人便同珊瑚出園至賈母處。賈母瞧見了，說道：「寶玉，你餓了罷？」黛玉笑道：「他是不吃飯的，老太太又忘了。」賈夫人笑道：「不吃饭也是個貴相。我聽說有個不通的闊人，偏要掉文，掉出來更是狗屁。有一天寫信辭人家的飯局，寫的是『向不吃饭，尤不吃晚飯。』倒成了一個大笑話。人家一瞧見他，就說道『向不吃饭的來了！』」鳳姐笑道：「寶兄弟，你『無事忙』的別號一個不夠，又添上『向不吃饭』了。本來也是各別，五穀養人的不吃，單把那些果子當飯吃，你那臟腑裡要開好幾個鮮果鋪啦。」鴛鴦笑道：「吃果子不算新奇，你沒聽見那山西人還把醋當飯吃呢。」賈母笑道：「那個得問鳳丫頭，到底那醋是什麼味兒。」鳳姐笑道：「老祖宗也拿我取笑，那都是人家糟蹋我的。還說陰間地獄裡有一個大醋缸，只我獨自在醋缸裡泡著，可那有這回子事！」眾人聽得都笑了。只聽翡翠回道：「老太太，飯擺齊了。」大

家忙隨著賈母都去用飯。寶玉只胡亂吃些茶果，自去尋寶珠湘蓮談話，至夜深方回房安歇。一宿晚景不提。

次日一早，寶玉早起梳洗了，請過賈母早安，便尋寶珠同往絳珠宮去見林如海。如海問起昨日降乩之事，寶玉將大觀園中如何制設菊屏，以及前後「菊花社」的詩題，自己和黛玉所做的詩，都背與林公聽了。林公笑道：「古來菊花的詩本就很多，這二十四個題目還算新鮮，可也不能賅括。譬如澆菊、移菊、贈菊、嘲菊、譜菊、餐菊，還有早菊、晚菊、菊魂、菊韻等類，再找十二個題目，也還湊得起來。若是別的花，就沒這些可說的了。」寶珠道：「若要牽強附會，就是再湊二十四題，也許有的。只是加上一個字，便失了詠菊真意。我只愛東坡那兩句『黃花與我期，草中實後凋』。還有楊誠齋的詩『莫怪花中偏愛菊，此花開後便無花』。專用白描，淡中有味，詩境到此，方可算得上乘。」

林公又問昨日社作，評定是誰第一，寶玉便說是寶釵。林公道：「我也聽人說這薛家姑娘是個才女。那回我代理省城隍，有人控告金陵薛公子名蟠的，是否他的一家？」寶珠道：「這就是薛氏弟婦的胞兄，本來和我們是姨表弟兄。」林公道：「既是至親，老夫不能不直說了。那告他的人，一個是生員馮淵，說是因爭買婢女，被他縱毆斃命。一個是酒保張三，說是因送酒口角，被他用酒碗砸死。這兩案都到我的手裡，彼時查薛世兄陽壽未盡，暫作懸案，將來總要一番歸結。你們要勸薛世兄趁生前趕緊把冤解了，不然照那案情他一定要吃虧的。」寶玉道：「姑爹看來可有什麼解法？」林公道：「那些俗僧齋醮普度，白花錢是沒用的。最好求高行僧人，或是虔修的居士，替他多念些金剛經解冤咒。再不然，自己虔心持誦也有功效，可必須一個誠字。這位世兄向來信佛不信呢？」寶玉道：「這個表兄從來是天不怕地不怕的，近來頗知悔過，也保了一個武職，他那人倒還有血性。」林公笑道：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正是此輩。這件事千萬轉致，別耽誤了他。」寶玉答應了兩聲「是」。

寶珠見林如海書案上攤著一卷書，是《文始真經》，知是他平常看的。便向林公道：「姑爹過化存神，尚如此篤學不倦，令人敬服。」林公微笑道：「那是篤學，不過閒居無聊，借此養心罷了。此中精理，細研究起來，卻也有趣。即如魄藏於精，魂藏於神，都是眼面前容易見的。究竟精何以主水，魄何以主金，神何以主火，魂何以主木，再參以五行相生之理，就不是一兩句話說得完的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姑爹在這裡悶著，不如搬到園子裡小瓊華水閣去住。那邊的房子豁亮的多，眼界也空闊，裡頭來往又近，橫豎空著沒人住，一半天就搬去罷。」林公道：「往後冷了，這裡房子小些，倒顯得緊湊。若是天恩許我在此過夏，那時候搬去避暑，最為合式。」寶珠二人又坐了一會方回。

那天晚上，寶玉和黛玉談起薛蟠之事，商量如何帶信給寶釵。黛玉道：「事情呢，原也要緊，還不忙在一時。我和寶姐姐雲妹妹約好了，月半左右，請他們來泛舟賞月。等他來了，當面說給他，有什麼來不及的？」寶玉雖然性急，只可等著。

好在他和一般侍婢今朝划船，明天聽曲子，一天一天的也很容易混過。

到了十四那天，警幻仙姑請賈母賈夫人到他宮中晚宴，並邀迎春、鳳姐、尤二姐、尤三姐、妙玉、香菱諸人作陪，賈母和眾人都答應說去。黛玉本也在陪客之列，因要去接寶釵湘雲，便推身子不好辭了。將近日落，賈母便催著迎春鳳姐等打扮齊了，款步先去。自己和賈夫人換了品服，坐上轎子，一直抬到警幻宮中。只見瓊樓接宇，畫棟連雲，門敞犀釘，屏舒雉扇。

丫環們攬著賈母下轎，警幻已在階下迎候，含笑道：「我只怕老太太懶得出來，前兒還和絳珠妹子說，若老太太樂意在家裡呢，就借那邊園子大家聚一天。想不到你老人家倒高興到這裡來，真是萬分榮幸。」賈母道：「仙姑太客氣了，我在家裡，除掉和他們小姊妹們鬥鬥牌、說說話兒，也沒別的消遣。正想著出來走走，可巧仙姑賞飯吃，那有不來叨擾的？」警幻又向賈夫人道：「夫人到這裡也兩三個月了，此番恩旨，寬給假期，得遂家庭之樂，真是難得的事。只是照料不週，未免抱愧。」賈夫人也謙遜了幾句。警幻又問起黛玉如何感冒？賈夫人道：

「他這兩天身子不大舒服，一半也有些小事，倒叫仙姑惦記。」賈母瞧那正殿中圖書彝鼎，佈置非常精雅，只見先來諸人，便問警幻，警幻道：「他們都在園子裡看花呢。老太太和夫人歇一會，也請那邊坐罷。」又坐了一會，便引賈母等走過幾處院落，方入園中。

那園子全是曲折高下的游廊，把許多亭台樓閣連成一片，那些花樹山石也點綴的疏密有致，雖不如會真園之大，卻更見精巧。賈母和賈夫人走到了五間小廳，一切梁柱門窗都用紫檀雕刻，看那橫匾是「幻雲精舍」四字。庭外兩棵大玉蘭，開得花攢蕊簇，光照一庭，彷彿像白玉傘似的，花下養著一對孔雀。

迎春、鳳姐、香菱、妙玉、尤氏姐妹都在花前散坐，見賈母等進來，忙站起相迎。此外還有幾個仙女，警幻也替介紹了，不免各有一番周旋。都讓賈母賈夫人上坐，看著花，說些閒話。

賈母道：「這園子我喜歡他處處精巧。寶玉費盡心力蓋那新園子，那裡比得上呢？」賈夫人道：「也不能這樣說，那個壯麗，這裡精雅，各有好處。」警幻道：「這本是個小規模，也蓋得不久。神瑛頭一次來玩，這園子還沒有呢。」少時擺上席，警幻請賈母等都到廳上入坐。那廳房不甚大，擺些瑤琴玉硯，錦軸瑯函，無不精妙。席間肴饌尤美，又傳那班女子出來，清歌妙舞，彩袖翩跹，真有驚鴻游龍之態。直到夜深始散。賈夫人自回絳珠宮去。

賈母和迎春鳳姐等一路回來，至前院下轎。見黛玉同著兩個人迎出，一個是寶釵，那一個想不到卻是湘云。賈母顧不得和寶釵說話，一手便拉住湘雲道：「雲丫頭，這可見著你了！我在家病著，天天盼望你來，始終沒盼到。我還說這丫頭有了姑爺，什麼事都擱在脖子後頭了。那知道那麼好的姑爺，過門才幾天，就撇下你走了！這也是你的命。」說得湘雲眼淚繞著眼圈，只不好哭得。賈母又道：「前兒我還同林丫頭說起你來，年輕輕的，又沒有一男半女，你孀娘又容不得你，可怎麼過呢？後來聽說你在櫺翠庵，和四丫頭一起住著，倒也罷了。只是我不在家，太太縱然疼你，總隔著一層。還是你寶姐姐疼你罷？」鳳姐道：「雲妹妹這樣人，還怕沒人疼麼？我見著他，就怪心疼的。什麼事都有命管著，像咱們這命苦的，只可認啦，自己想開著點。」湘雲道：「鳳嫂，你那平兒還帶口信，要來瞧你呢！他們不久也要選缺上任去了。」鳳姐正要答話，迎春又拉湘雲到背地裡，唧唧噥噥的說了一回，原來問的是孫紹祖之事。

這裡賈母瞧著寶釵道：「你們做得好圍屏，可惜我沒得看著。林丫頭回來很誇贊你那哥兒，他今年幾歲？會認字了罷？」

寶釵道：「蕙兒今年四歲了，我教他認了兩千來字，新近剛念《大學》。這孩子倒喜歡書本，一個人也哼哼唧唧的，不知念些什麼。」賈母笑道：「他老子那麼怕唸書，一聽見要上學，就嚇得丟了魂似的，倒生下愛唸書的兒子。」鳳姐笑道：「提起寶兄弟真招人笑，前兒我在園子裡瞧見他，和一幫丫頭嘻嘻哈哈的在柳堤上追著跑，那裡像個大人樣子？哥兒若見了，還要羞他呢。」賈母又道：「雲丫頭今晚上就在我屋裡睡罷，剛好姑太太不在這裡，牀帳都是現成的。」香菱道：「我好久沒見著史姑娘，聽說他要來，替他吧牀帳都預備了，還是到我那裡罷。」黛玉笑道：「詩瘋子和詩呆子又湊到一塊兒，一定要鬧出故事來。」大家又陪賈母說了一回閒話，湘雲先和香菱往瑤林仙館去了。

釵黛二人便也攜手緩步入園，將至留春院，故意放輕腳步，囑咐侍女們不要聲張，悄悄的走至前廈。便聽得寶玉在西屋裡和晴雯紫鵲笑成一片。紫鵲笑道：「你眼下還能說擔個虛名兒麼？頭一個先瞞不了我，裝那腔調幹什麼。」晴雯笑道：「狗嘴裡胡噴，也不嫌臭。不給你個厲害，你還臭美呢！」說話間，紫鵲更笑得不住，似是晴雯胳膊他。又聽晴雯道：「你願挨願罰？」紫鵲笑道：「願罰便怎麼樣？」晴雯笑道：「你只裝你們姑娘撒嬌的樣兒給我瞧瞧，我就饒你。」紫鵲笑得岔了氣，喘吁吁的道：「我不麼！你臉龐倒像姑娘，你裝給我看看罷。」晴雯笑道：「你還要嘴硬，我再也不饒你了。」紫鵲更笑得不住，說道：「你們倆欺負我一個，咱們回來算賬。」中間又夾著寶玉的笑聲。黛玉咳嗽了一聲，那屋裡笑聲才住。晴雯紫鵲鬢髮蓬鬆走了出來，寶玉跟在背後，還拉著他們的衣服。

黛玉帶笑帶嗔的說道：「你們一天到晚玩不夠，不管人前人後總是這麼沒人樣兒。越大越成了孩子了，怎麼怪得鳳丫頭說你。」寶玉放了他們，便纏住黛玉，勾著她脖子聞個不住。黛玉佯做怒容道：「寶玉，你敢涎臉！姐姐在這兒，也不管管他。」寶釵笑

道：「我若管得了他，也不會當和尚了。」黛玉道：「寶玉，你不開你寶姐姐，我就惱了！」寶玉翻身纏住寶釵，聞了又聞。寶釵笑道：「都是林丫頭支使的，這是什麼樣兒！」黛玉只是笑。鬧得寶釵急了，含嗔道：「顰兒，你再不拉他過去，我可要卸你的底了！」黛玉笑道：「你素來那麼穩重，今兒也急了。」便拉了寶玉一把，說道：「寶姐姐大遠的來了，一句正經話沒說，就這麼混鬧，你可像個人麼？」寶玉跳起道：「你叫我鬧他的，如今又這麼說了，反正都是有理。」

黛玉道：「你忘了，你要和寶姐姐說什麼話的？」寶玉道：「你說不是一樣麼。」黛玉便將馮淵、張三在陰間控告薛蟠，林公勸他趁早唸經咒解冤，免得將來吃虧，都說與寶釵。寶釵道：「我哥哥想起從前的事也很追悔，姑老爺如此關切顧全，他豈有不感激的。我回去就和媽媽說，趕著辦去。只是京城裡那些大廟，十個和尚有九個吃葷，外頭還許有家眷。往那裡去找高僧！實在找不著，只可勸他自己發願，虔誠持誦，也是一樣。」黛玉道：「眼前就有一個，他的師父茫茫大士不是個神僧麼！比那尋常高僧法力都大，只叫他求師父去就成了。」寶釵道：「他是誰，誰是他喲！我哥哥可沒那樣好師父。」黛玉知道：「罷了，人家替你們想主意，你倒要胡挑字眼，不是狗咬呂洞賓麼？」寶玉道：「妹妹，你這主意倒不錯，我得空就到大荒山去一趟。只怕師父又云游去了，那可說不定什麼時候才見得著呢！」黛玉道：「又不是什麼急事，早晚總見得著的。姐姐要獎勵獎勵他，他就鉤著勁去找了。」寶釵笑道：「怎麼獎勵呢？我先看個樣兒。」黛玉也笑了。

寶玉又說起明天如何逛園子，黛玉道：「老太太是要白天逛的，咱們先陪著逛個三兩處。到晚上，他老人家歇著，就由著咱們了。坐船賞月也可，到小瓊華鄭棚底下對月聽曲子也可，就要做詩聯句，儘管到那裡做去，還不夠盡興麼？」寶釵道：

「這裡還有會唱的麼？」寶玉道：「芳官藕官都到了這裡，那些侍女們也有會吹彈歌唱的，只沒有行頭，聽他們清唱罷了。」

「寶釵道：「這園子我雖沒逛過，只這一路走進來，景致就不錯。到了這院裡看著很眼熟，細一捉摸，才知道是仿的怡紅院。」

到底還是依著他的主意了。」黛玉道：「也只仿了三兩處，他還替姐姐蓋了一座蘅蕪苑。現在麝月四兒都住在那裡，姐姐明天去瞧瞧，到底像不像？」寶釵道：「既是替我蓋了房子，我到那裡去住罷。」黛玉道：「那可由不得你，我那湘春館就沒住過一天。」少時，晴雯紫鵝過來鋪炕，替釵黛二人卸了妝，掩門自去，一宿無話。

次日早起，寶玉趕忙梳洗了，便去園中看著侍女們打掃佈置。釵黛二人曉妝既畢，換了衣服，同至賈母處請安。正遇著賈夫人鳳姐諸人都在那裡，寶釵拜見了賈夫人。賈夫人對他細細的打量一番，笑道：「姑老爺昨兒談起，還誇你是個才女呢！依我看豈只才女，模樣兒又好，性情又溫厚，你們小姐妹裡那個也趕不上。怪不得老太太那麼疼你，連我瞧著，也怪可疼的。」鳳姐笑道：

「姑太太看著他好，收他做個乾閨女罷。」賈夫人正要答話，寶釵忙道：「姑太太還不知道呢，妹妹就是我媽媽的乾女兒。我從先跟妹妹就同親姐妹一樣，這如今更如同一個人了，妹妹的母親，便是我的母親。姑太太若不棄嫌，收我做個親女兒，那就是我的造化了。」賈夫人笑道：「那可便宜了我，白得了這麼個好女兒，是那輩子修來的呢？」寶釵知賈夫人應允了，便拜了下去。賈夫人連忙拉他起來道：「今兒沒有帶著見面禮，怎麼樣呢？」說罷，從頭上摘下一隻翠翹金鳳釵，又卸下一對翡翠戒指，遞給寶釵道：「好孩子，這是我常戴的，你留在身邊只當咱們常在一處。」眾人都向賈夫人道喜。

剛好寶玉從園中進來，賈母見了他忙道：「玉兒，你快朝著你姑媽磕頭認丈母罷！」寶玉笑道：「姑媽本是我的丈母，還認的是什麼？」鳳姐笑道：「告訴你，從前是單料的丈母娘，如今是雙料的了，還不該多磕幾個麼？」寶玉恍然，才知道寶釵也認在賈夫人膝下，他心中更喜，連忙磕了頭。又道：「姑媽今兒沒事，陪老太太逛逛園子罷。」鳳姐笑道：「雙料的丈母娘，還叫故媽麼？若我做姑媽，今兒不賞臉定了。」不知賈夫人允與不允？賈母和眾人遊園如何熱鬧，且聽下回分解。